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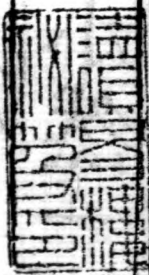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序

孔孟圖譜序

孔孟圖譜會稽李明德先生所編緝也其書據漢太史公史記宋司馬氏通鑑劉氏外紀邵氏皇極經世書呂氏大事記金氏通鑑前編近世王氏續大事記潘氏孔子通紀益以春秋內外傳戰國策禮記家語孔叢子諸書參攷互證權覈行事差次歲年櫛比杼緯詳且確矣其所是正諸家之同異



一以論語孟子二書為主故雖生乎數千歲之遠而鑿鑿乎自信其不謬也於是轍環歷聘車軌所至之國邦君遇合與夫公卿大夫之交際寓主以至或人隱士之覲接其仕止違姤去處淹速辭受徑遜答問屈信來往䟽數容拒嚴碩常變隆污險易舒戒其跡莫不可考如從及門之徒躬總轡問津之役而託後車之傳也聖賢憂樂之微術好惡之大端形於遊世與人之頃而世道得失人情美惡因可以推見是書之有功來者已不為小然一

行一事皆聖賢精神之所存如昭昭之莫非天容光之照尤足以見日月之明者則在觀者潛心焉先生之書固述焉而不論而序次有倫屬比不失自可以開誘學者而發其獨悟之智也其功又何如哉其既獲預論訂僭加折衷於其間先生因使序之夫自堯舜以降至於仲尼其間迭興繼作蓋不止一聖也仲尼獨為萬世仁義禮樂之主天下莫不以為師何也闢室作壇設科以來四方之士講習於二水之濱復偕之周流四方隨地而講因

講以擇士至於從者三千而不以為多前此有之乎未之有也以爲不得位而可以如此則舜嘗側微矣禹之未興臯陶之未舉伊尹在畎畝說築傅巖之野固匹夫而有聖人之學者也皆不知以此學聚四方之士而與之共爲至仲尼而始有之也且非獨其門人子弟而後爲此學也舉一世之人莫不使之共學故上則見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耦耕荷蓀之丈人拏舟之漁父闕黨互鄉之童子皆有意焉固非必人人之

必能爲此學也遇其邦君卿大夫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上矣遇其民之父兄子弟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下矣啓發掖引之誠行於問聘交際之所及溫良恭儉讓之所顯形光輝充塞時出之見動洋溢之聲名在鄉滿鄉在國滿國所接莫非人則亦莫非學矣其接莫非學則其人亦莫非徒矣非必三千之羣乃爲共學之士也其時上焉者雖有當年不能窮累世不能殫之疑下焉者雖有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栖栖爲佞之誚而興起信從

之風默孚徧鼓於一世又以俟乎百世之下之有  
興者天地之常人物之命資以長存而久明二儀  
之燾載三光之照臨五氣四時之推行代序含生  
肖翹百嘉萬品之倫並育無害至於今不廢豈曰  
其微言傳諸其遠大訓垂於六經之爲功哉史遷  
之智不足以及此謂去來列國皆以求仕至奸七  
十二君而不用始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  
繫象說卦文言而作春秋也其所知如此則所記  
事跡歲年之訛誣烏足深論哉後世傳習其說以

周流之跡必於一遇其君冀得一國一家之政而  
行之也旣無所遇而後返在陳之歎固道不行而  
思歸也盍歸乎來之思豈爲是哉蓋求士於四方  
未有過於在門狂簡之諸賢而此學所託以不泯  
者不越於吾黨矣仲尼所以卓出前世繼作之聖  
而世爲天下師者其道如此當其時未嘗一日不  
與人接不暇有安煖之席固以是爲易天下之道  
也觀此圖者以此意求之則聖人之精神庶幾潛  
心而可得而其與人好惡之端遊世憂樂之術尤

可以悟其深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舍是亦將何以求之耶

### 大學衍義補序

宋儒真文忠公著大學衍義所以效於納誨進規非釋經本指也故相丘文莊公以真氏書有格致誠正修齊之目而無治平二者疑於國與天下之事有未備也採輯爲書名之曰衍義補書凡百十有九目爲卷百有五十其詳且多殆十倍於真氏衍義一書屢有表出之者故不止爲讀書甲乙之

記至我祖宗則嘗揭之廡壁讀之經筵其言雖不効於當時幸而得章明大行於後世文莊之書獻于孝廟覽而嘉納焉制詔禮部刊布其書亦身見其言之行矣二書簡要繁雜著述之指固有差別其竭平生好問之力持以効之所事之君則用意一也書皆有善本而獨行今建州本合梓以行之則吉三泉侍御按閩所爲刻也始大學雜戴記篇中僅出秦火列於博士所立之經士者誦習以爲傳記而已未詎明也有宋大儒程氏特表章

之而後讀者知其爲聖學之真傳淳熙大儒朱氏  
爲其章句彌尊明矣至真氏推衍則以爲君天下  
者考德揆治之成書致主之忠發於立言之卓誠  
可謂有功於斯文顧其大指要爲倨依聖言以闡  
繹其輔理啓心之蘊而程氏所云初學入德之門  
朱氏謂其古者教人之法乃是書宗旨歸趣也夫  
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唐虞夏商周之盛帝顯  
王記者皆言其有所受學之人如君疇務成昭成  
伯子西王國諸所稱各從其代而實以氏名雖不

必其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自有其學則有必然  
者孟軻氏約其世數五百年而一興伊尹萊朱太  
公望散宜生之儔猶見其君之所聞者而得之成  
湯文武之學有可言者矣况於堯舜乎由堯舜而  
上聞之太昊軒轅氏又可知已王者必有事於學  
而學之必出於王者故大學者帝王之學也孟氏  
分別堯舜湯武性之反之之殊自明物察倫歷舉  
其事至於不泄不忘猶未及其相授之學也惟是  
篇所述於帝王之學微旨全體明且備矣曰堯舜

至於湯武性反雖殊而親民以明其德而止於至善則列聖相傳之學之真秘也其書嘗顯言而詳列之矣曰克明峻德曰顧諟天之明命曰日日新曰克明德曰緝熙敬止曰作新民蓋帝堯湯文之學之爲大學也家國天下盡乎民矣老老長長恤孤以仁讓之誠心而興其孝悌慈之恒性親之亦盡乎民矣由其檢之於一身之動有所謂修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惰之用有以宰之而非徇乎人也而心之正形於是矣由其通之乎一心之感

有所謂正而忿懣好惡憂患恐懼之一無所有而皆中乎節也而意之誠管乎是矣心之有覺謂之意好惡之靈炯然長存而昭乎無蔽不少昧於幾希微眇之中而知之致止是矣物至知知而好惡形由好惡之真幾以行於物外者有節內者不誘是物之自至而非至於物也故未嘗不喜怒憂懼而漠然其無有也未嘗必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惰而確然其不混而有主也著乎心動乎身應感之所成莫不有物爲焉而不執也接焉而不留也



而物之格在是矣是之謂意誠而心謂之正身謂之修矣而天下國家無不得其理矣此之謂明明德此之謂止至善而堯舜禹湯文武性反之學歸是矣真氏以爲非孔氏之私言猶以是爲孔氏之言惟前聖之學有合乎其言者而知其非私也非吾之所聞之謂也故以爲有治之序有學之本故以堯典臯謨伊訓思齊之詩先焉而以爲此其規模之不異而斷其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尤非吾之所聞之謂也曰大學之爲帝王之學則然

矣胄子之學於國學者將不得預於此乎曰其書亦言之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孰爲胄子而不得與於此學乎胄子之學固天子之所教而胄子者學乎天子之學者也五品之人倫民孰不遜於其間而勞來匡直輔翼振德之放勲之教也是皆學乎堯舜之學也以其學之精且一如此今乃析爲之目汜取前言以證之廣引往事以博之其亦有益於發明乎夫舉天下之賸且動而有所不貫則不得謂之一而於中亦未精

矣璣衡曆象五玉三帛六律五聲十二章之繪何者非一日二日之幾之物矢謨賡歌巧言讒說之辯亮采惠迪象恭孔壬之揆惇允難聖行乎典禮命討爲物多矣皆不作於好惡而有以飾其喜怒憂懼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之用而以施於天下國家則亦何言之不可察何事之不可鏡觀况其所引取上下千餘年之間君臣行事之蹟卿士大夫之諍救論列繫乎治亂興衰之大端而善惡得失之鑒以明豈非君天下者之所當知而有志

於輔理啓心者得以參稽而並識之其助豈小哉由是以論則衍義補之所採輯視真氏書雖病於繁雜固真氏之志而其書亦其法也侍御吉君方有輔理啓心之責志慕前修欲以其書見之於立朝又思廣其惠與天下有志者共焉宜其加意於斯刻也君所刻有四書集註性理全書通鑑全編皆有益於講學成材之具刻成而某適在武夷山中建州守程侯秀民實與侍御君同志而尤勞於諸書校讐之役故使其序之固陋僭越無所逃罪

易經存疑序

今日取士之制使士必盡出於經術而患學不純師經說無所統一人人得竭其所見而異端並起於其間欲一以折衷之則無可取正非所以一道德而同問學故使治經者一以宋儒朱考亭先生之說爲宗上之所取士之所以取於上師之所教弟子所以傳於師其說皆必出於是上之所以取而不出於是猶變禮易樂叛於時王之法也無所逃當世之責師弟子之所習而不出於是其罪若

僞符節尺量之罪也徇於路者得而譏之行之幾二百年海內同風不講於朱氏之說不名爲士以其行之之專信之之衆名爲士者宜莫不能爲朱氏學然能通其意以自行其言蓋亦鮮矣一有能通其意者出其間則其言之載於書爲世所須急於符節尺量之須於用也上之於士日有以取之師弟子相與語於塾業於庠序不得一日廢宜其須之急也故士往往有焦苦其心靡弊其精神極已之所至以務出乎人之所未詣期言之行以售

世之所須其書亦往往而著也自朱氏之學行學其學焉者以爲時之所以取於我者以此將以決賢科取世資非是說無繇也其勞心憊神以行其言以爲售世之須之具而已而豈爲有得於朱氏哉然則其尚之雖篤治之雖攻講訓專精而論議據守質其所以爲學其淺焉者苟以修遵制之陋業而深焉者勉以鈎崇正之猥譽其於朱氏之學猶爲茫然以思懵然以讀而已蓋予所見林次崖先生所爲易經存疑信於朱氏深矣先生之業固

以從今之制其爲書足以資世之所須至其篤信妙契慨然於聖人之學以爲可以明旣晦而接不傳前乎有言者至於此而不可加後乎有作者考乎此而不能易是先生所以獨尊於朱氏者也學者讀其書由吾之說而求之則不忽乎先生之心矣先生以直道爲大理守理斷獄歷忤權勢其謫爲欽州稍敘遷爲廣東僉事議取交趾具有謀畧雖不用而其志甚壯易之爲書於人事靡不畢備其大者尤在於折獄用師先生蓋不爲徒講於

易之文矣故予序其書而併著之云耳

曾南豐文粹序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某爲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之旣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

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處答問辯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敷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閨詠巷謠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爲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爲右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爲言其才或不能有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爲

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爲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衰學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各以其所見爲學蔽於其所尚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苟通然發而爲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

以其魁博誕縱之力攘竊於外其文亦且怪奇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非出於中之所爲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醇駁該曲之際由三代以降士之能爲文莫盛於西漢徒取之於外而足以悅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爲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之屬而雄其最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

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爲言者旣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爲之而能者又益以鮮矣四海之廣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專長而獨名爲有愧於盛世旣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於有宋慶曆嘉祐之間而桀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爲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

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蔽亦已少矣視古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俱久然至於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士之才庶可以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困於義之難精決焉而放於妄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爲惑其才不足以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爲之說誣焉以自高而掩其不能之愧以爲是不足爲也其弊於今爲甚則是書尤不可不

章顯於時顧予之陋安能使人人知好之而序之  
云然蓋以致予之所感焉耳

薛文清公全集序

學術不出於孔氏之宗失其統而爲學者其端有  
二曰俗與禪方七十子旣喪大義已乖之後浸尋  
且千年之間士之爲學者病於俗耳最後乃有釋  
氏之學蕭梁以來遡祖爲宗其說寔盛學爲士而  
溺於禪遂多有之心通性達廓然外遺乎有物之  
累而洞然內觀於未形之本則孔門之所謂廣大

高明其旨亦何以異其疑慮融釋靈幾照灼雨施  
雲行則草木異遂天虛淵定而飛潛自形自謂妙  
得乎姬易大雅之微傳常足以闢夫執器滯言之  
陋以爲擬議矜綴似而非真誦說詁解多而迷始  
也然以其擺落形迹以爲無方體捨棄文義以爲  
黜聰明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移游茫昧徒有  
不可測之言反易爲浮誕情縱者之所托故儒者  
尤患之不顧執器滯言之譏而辯爭於毫髮幾希  
之際感切殷勤至於詞費氣殫如有宋朱晦菴氏



之學是已朱氏之學直推溯於河南程氏而接其傳然於程門高弟呂游楊謝之賢猶冒然顯斥其淫於老佛不少假也同時所友善莫如呂陸二氏兄弟其於子靜子約之學尤詆排之不遺餘力謂其竊近似之言文異端之說蒿然竭其悼閔距遏之心寧守其陋而不能以相易蓋患其惑世誣民而學術之流愈放也河東薛文清先生以正學名本朝自我明有國使士者尊朱氏以一學術偉人碩士彬彬繼出未有卓然以正學名者至先生

始巍然爲道德禮義之學之首觀其遺言之載於讀書錄者誠有意乎性命之傳而不敢爲荒忽虛幻陷於徑悟躡造之非一文一義潜思力索有待且忘食之勤階循等歷次第不越多其聞見而後守以卓約自其修之身以行之家國天下者踐彝常之篤而閑軌式之密庸言細行不忽卑邇充其祗畏檢勅之常心無一發口舉足入於非禮豈不以形迹可畧而品節將由以不存文義少踈則條理或因之無辯耶其端士則敦世教倡厲聖學以

興起來者確然獨守乎朱氏之宗執器滯言之譏  
固非先生之所恤且將持是以爲閑先聖之道之  
具而防夫浮誕情縱之末放也故其作爲文字亦  
必謹於體裁審於撰類發揮有闡乎物倫詠歌有  
娛乎情性雖不爲無益之作而皆有所据依原本  
以不背作者之法亦其學之所守然也知者觀之  
固知其爲道德之言而亦有道德之能言者也誠  
有德矣亦何事於言未有有德而不能言者近世  
乃有詭於知道而不能爲文顧謂不足爲也其弊  
將使道與文爲二物亦可患也侍御趙玉泉君取  
先生之文與讀書錄並刻之爲全集以惠學者良  
有意哉許南胡君繼趙公按閩中覽其刻曰是本  
朝之學而吾鄉之先正也吾讀其書而講其道久  
矣喜趙君之所爲有合於志而謂其宜序之於是  
乎書

唐荆川文集序

吳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爲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  
甚陋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

以觀於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而慕之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淮而往游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爲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行於遠至於今爲烈蓋其盛如此畫長江大湖以爲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

及與之爲友又得一人焉毘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其文具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通於季札孰爲淺深言之所成於子游孰爲先後有不可得而辯者矣君仕爲翰林編修復爲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已之志棄去不啻弊屣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一介之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以闢

遺巖文集 卷之五  
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誚上下二千有餘歲之間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爲過也季札之生其國雖尚陋先君端委之遺教猶存而子游得仲尼爲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唐君獨起於千載之後追二人者而與之並豈不爲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學將進而不止其爲文將日益富而且精予之所見如此已可傳也無錫安生如石子介慕君之學得其所爲詩文彙而刻之以與同好者共安生之趨尚如此豈凡人之所及哉

張淨峯公文集序

伊尹周公不作而功烈德義不出於學術春秋以降叔向子產臧文仲士會蘧伯玉趙武之徒卓然爲列國之名卿材大夫其於聖賢之學藐乎未之有聞管夷吾晏嬰在諸子間爲獨盛各以其學爲書殆將抗伊周以自立顧溺於功利之習隱微元本之地失其操柄決裂王道之全體而支出於霸卒爲學術無窮之禍雖盛於諸子而其庠逾甚矣君子之學考正於王道而後純不純於王道未有

能特立於世者也賈誼董仲舒皆知推明王道而醇駁判矣當時言者一以爲伊管一以爲游夏可謂微窺其醇駁之所在然右才左德之弊亦已見自是以後輔佐與王彌綸太平之才無代不有鮮不慙德於斯文惟諸葛孔明以命世英偉之資扶衰撥亂經營於離散壞缺之餘不爲隨俗以苟功名庶幾於王道矣而學不純師申韓之旨或乖其寧靜致遠之言至使後之爲書者以兵法詭其傳亦其不純之弊有以取之與典禮服刑其秩敘命

討舉推而原之於天視聽言貌動於人事應感之用而命之曰上帝相協陰陽之錫疇帝王之學粹然一本於道而已不得與之如此其不雜也幡然興於有莘之野使一世之君民必爲堯舜其行事著明矣而言之精者猶能垂之爲訓制作禮樂膺戎狄驅猛獸皇皇東山之征保孺子負宸臨諸侯以寧周家之百姓而詩書易周官諸篇其言且數萬非其文之不可泯其道存焉耳春秋以降諸君子其不得與於此也宜哉蓋予觀御史中丞張淨

峯公文集歎絕學之在此而慨其道之不大行然其功烈之震曜德義之章明則卓然一出於學術矣公仕雖尊顯然不得在朝廷常握節鉞以征伐戎夷爲事荆粵滇蜀窮四履之所至禹益之所徐俟而後格方叔召虎所爲聲罪致討而後服以威以懷倍有其勞而並著其績東馳棘道西控象郡兼東西二方之南延袤數千里之間皆諸葛武侯瘡痍僅平之地謂公爲今之武侯非與自詭管樂宜非公本志之所存也公之學上據六籍旁括百

氏流畧泛該而本統不紊細而不可不陳者數猶而不可不守者法詳講而精擇博取而約受折衷諸儒之傳貫穿歷代之變意不能匿乎其言而名必適乎其義支詞曲說不擴自黜叔末之制踵襲寡陋溯推沿別究極源派知古人之治必可施於今信乎能考正於王道者矣蓋武侯之學究於用矣而當衰運崩折之餘其時不逢施之卒不究公之生有其時矣而不得立於朝其道亦卒不究於用皆今昔之大慨也公平生嗜書自少至老未嘗

一日舍書以閒其在兵間卷不去手潛思力索彌  
久不勸與獨觀大意所讀之方異矣故能篤信固  
守不爲異術小道所亂而免於不純之弊也就其  
文觀之氣象宏裕而激發時見法度謹嚴而豪縱  
有餘如山岳之爲重河海之爲涵出雲興雨姿態  
百變怒浪悠波伏起靡常使人喜探樂玩而阻高  
逗深又足驚悼憚畏自失其所觀也觀其文亦庶  
幾得其所以爲人與公之弟戶部君維直氏刻公  
斯文于家而謂予序之夫功烈德義難以兼有文  
章此公之獨盛於今人也文之合乎道而功烈德  
義由是以出尤公之所以爲盛也予故特著之以  
待讀斯集者攷論焉

明水文集序

陽明先生倡道東南江西之士從之獨多最賢而  
能得其傳亦不數人臨川明水陳公其一也數人  
皆先後起家進士通籍于朝公以守官不回失權  
力意其得譴最重失位最蚤間關遠戍久而僅釋  
築室明水山中習其所傳以興起學者所言非一

其著爲古文詞積日旣久遂成卷帙友人董君珉時丞建州因刻以行之同志而使其序之陰陽行乎兩間肖形離色於其中各資是氣以自成清英醇秀人獨得之強力之所可至智慧之所可通深入淵泉峻極穹昊夫孰不能至於道而蔽缺畔拘乖其所能散裂於形器名數之煩勞匱乎技能事功之淺畫宮而苟處多岐而競馳其不能至於道由春秋以來患之矣天下之人不能生而有聞而卒得預於聞者有爲之先而倡之也師授講習在

宋洛閩爲盛實繼鄒魯有作蓋自托於先者之後不敢墜絕其緒且以待來世之冀有聞者非苟爲師弟子之號以相驚飾而已然怪而疑之固衆矣惟其疑之而始信恠之而始安然後能篤於信安之而不遷彼終於恠且疑者雖衆而亦莫之惑誤沮塞也方陽明之倡於東南也怪疑之衆甚於洛閩之際惟公與數人慕悅而勇從之合一世以咻數人之所是卒能以數人而勝一世之所非其志可謂卓而其功可謂勤矣天地所以設位寒暑日



月所以變通著明而不息以流江河以峙山嶽以  
蕃育庶物可以神存而不可以意測可以心傳而  
不可以語授此君所爲聞於師而發揮誦繹於朋  
友之宗統也二帝三王之經綸典章損益舉廢措  
正而施行講之不可不明也閨婦野人之歌朝廷  
郊廟之奏怨譏嗟歎規誨形容徵風化而本德業  
五伯之所爭名卿列大夫之所圖揆騁騫以及後  
世君臣之跡臧否得失可以推見治亂攷古而鑑  
今思之不可不正辯之不可不詳也草木蟲魚鳥

獸之形鐘鼎彝琴瑟佩冕車裳函矢之器師旅  
財計播種之事曆官星翁稗官野記正名百物之  
所該悉泛涉而約取擇之不可不審也孰非宗統  
之條理曲折而紛紛者以近於異學咻之謂其妙  
已麓物內究而外遺目擊端拱而曰已存矣是豈  
知君之所得於傳者夫已誠妙矣何物非精未有  
內通而外不舉者也顧有嘒然疑其爲異而果於  
詆之不亦悖哉惟其學之不謬故著爲古文詞吟  
詠性情敷揚理事莫不有古作者之法雖宗統指

授謹守師傳步步趨趨如恐或失而見於文詞之間則自有機杼未嘗規規倣合形似而以為傳也此其所以為明水之文與吾所謂數公故宗伯歐陽南野文莊公今司馬聶雙江公司成鄒東廓公給事魏水洲公與公其最著於師門者也三公得位行道洛閩門中為王遵叟朱光庭楊中立劉晦伯李心傳矣惟公與水洲公廢謫禁錮與馬伸魏揆之蔡元定同其踪跡然學者推慕二公不後於三公由其學術之同而不得以名位與之也某生也後猶獲夤緣侍教門下故於董君之役不能辭而愧於言之不足以發之也同志君子尚正之云爾

黃曉江文集序

三代而下世何其多佚才也方世之盛人不慕為士為之者修於庠序賓於司徒論於司馬冢宰詔焉王者必得而用之故才與賢者必興於在位而不遇之歎不作於其時後世人莫不有好功名之心而為士者始多為之多則其修之不至諛竄濫

竊之弊出於其間而賢不肖才否之辯不明於是  
有才且賢而終不遇者以其聰明才智不可苟同  
於凡人歛置其扶世救物之憂退焉而自佚則有  
所不釋于中見於言語文字以諭志意達性情非  
汲汲期其言之行於遠也而義理載以行焉雖欲  
不遠不可得也次焉者亦且以其不樂之心發憤  
於意氣陳古諷今傷事感物殫擬議之工而備形  
容之變如近世騷人才士所為言亦其聰明才智  
之所至也自科目用人士無他途以發身舉一世

聰明才智併力於此以伸其好功名之心為士之  
衆莫盛於今日蓋已薦於有司從宦得位而沉於  
卑冗困於斥竄終老且死猶謂之不遇若吾友黃  
君應初卒無所合於有司以儒衣自老可謂不遇  
之尤者也君聰明才智絕出同羣每試有司輒異  
之君以科目之學為不足好且惡夫修者之不至  
而偷為諛竅濫竊之儒恥與之羣也長揖謝有司  
棄庠序之籍拂衣入山中然則君之不興於位非  
不遇也自舍以去人不得而用之也予謂之不遇

者以其果才且賢而老於野言之也君既入山遂與俗遠蕭然自放於丘壑水木之間孤高介特酬接幾絕而形容朴野流俗頗以爲怪君益自得也既死肱其篋得詩歌雜文數十篇皆有可喜以其聰明才智之異使發憤而工爲之視近世騷人文士未知孰高下也然君自舍而去無不樂之感以搖撼其心精神閒暇而志意宏肆未嘗顛顛期以言語文字聞於人也故所作不多以其行高而節介鷲傑之氣終不能掩於言讀之者自見其奇奇

恠恠離塵出囂非齷齪拘謹鍊字句模體法者所能及也是雖不與發憤工爲之者競其所立而亦不爲無得於載義理以行其言者之歸趣也雖傳以示同好可也豈直其家子弟藏之而已君弟濬清與子樗仲好學勤行不替父兄之志濬清尤才而有文皆偉然名家子也予爲之序使其子弟刻君之文傳之同好正不在以多爲貴也君名淑清別號曉江與予交最善方謀銘君之葬而先序其文

福建鄉試錄序

猗歟盛哉道化人文之美由陶唐以來而復有今日之盛也其蓋以閩粵之士觀之昔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以爲治光被昭格固四出而旁及當其所面之方照燭休爽尤爲焜顯而欲考其德之明者亦於其方之最遠而著者以爲徵故書頌放勳之大至於海隅日出罔不率俾而所謂如天之蕩蕩者於是乎彷彿而可名由堯以降莫如文王之純以不在其位而德不顯然其顯於四方者獨

著於南故汝墳江沱之風爲周之盛然則歷古帝王之德其盛也必究於南而其極盛也必際於最遠詩書所稱可觀已閩越之方在南最遠大海之隅日所從出處也意其荒陋幽側無以望中國之昭回今其文之可見者宣耀炳朗發揮乎詩書禮樂之精宣鬯乎仁義道德之輝蔚然治世之能言由其言以論其志皆有用於世者也堯之光于海隅也黎獻共惟帝臣文王之風被于南國田間稼杲之夫且與公侯匹體而同心人材之生可爲世

用而莫不志於用世是其所以為盛之實也故某  
 直以此方之士之文而知今日之盛為由陶唐以  
 來而一再有也豈不信哉我 皇上一德執中建  
 維皇之極陶成羣品覆育萬彙蓋秉周文之純而  
 嗣唐堯之統其德之及于四表如日月之照臨而  
 其所面之方獨切於光華閩粵之士宜其莫不為  
 材也昔德之衰則荆舒吳越之間猶為詩人之所  
 膺春秋之所外雖當孔孟之時而以文學名者於  
 吳惟一 言偃學於中國者於楚惟一 陳良况於峻

嶺限隔之表大海之隅日所從出處耶閩粵於其  
 時宜其荒陋幽側而無所聞於策也今茲之美若  
 此然則此方之士豈能自為材耶凡士之生雖不  
 繫於地而亦以邇為貴豪傑之興固無所待於上  
 尤願於得所事而快於利見以彼偃良之賢得及  
 江漢汝墳之風其為公侯之好仇心腹豈直兔耳  
 野人之比乎以其不遇徒為季世下土之賢而已  
 諸士雖生於最遠猶當聖人所面之方復能以材  
 自顯使欲求今日之德之盛於此乎徵蓋已幸矣

其尤幸者以 皇上之爲君而士之顯於其世者  
預於見知之傳刑乎譽髦之化則藹藹濟濟皆媚  
于之吉人以寧之多士也豈如言偃陳良獨爲季  
世下土之賢而已哉諸士其能以無願乎否則直  
凡民之不如耳有文王以爲君而士者不知自異  
於凡民其能以無媿乎故某於序是錄也爲諸士  
告焉

福建乙卯鄉試錄序

微妙隱密而速天下之感者道也自昔帝王鼓舞

萬品動之於無所爲而變之以不可知則俄頃之  
間而存者自神矣至其立教作則以一道德正學  
術使人士敏迪而好修非積漸持久不能致也在  
易之恒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聖人之爲  
天下豈徒恃夫所以一道德正學術之具循守不  
懈以爲久哉其微妙隱密鼓舞以盡神者常存乎  
其間其久也乃所以行乎其速者而天下固已化  
成矣棫樸之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蓋言久也  
其思齊之卒章曰古人之無斁譽髦斯士言其所

以爲久也夫秉不顯之命而篤不已之純儲精垂  
思淵靖宥勿之中而終始貫徹蟠高際厚於無窮  
亶亶勉勉若弗遑乎夙夜故名之曰無斁而爲周  
王之壽考也士之有譽於當世非苟然矣肆我  
皇上膺天曆數光嗣 列聖大統建立斯道於穆  
清之上渾乎噩哉其不可得而名也感乎興起一  
世之髦士風行海流旁格四遠速焉而不待疾三  
十四年之間仁昭義立禮陶樂淑裁成嘉育之無  
已其道久矣雖閩中最阻且遠而成才衆多不後

士之能言者郁郁乎茂華實之體總事辭之  
經可謂炳蔚之人文也賁不云乎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夫化成之效徵於人文而人文之可觀由  
於久道之聖人信乎今日諸士之文之美厥有自  
哉蓋昔者帝王稱事功則以能用人材與圖治爲  
極盛語教化則以能教人才使成德爲綦隆然或  
用之非其所自教而教之者或弗及於用則兼盛  
興隆尚其闕諸 皇上躬道化以教天下之才思  
皇濟濟大小成就斲雕採擇而有餘如棫樸芄芄



薪之糶之而無不可今者烝進之羣髦與由今以  
往庠序涵濡片善寸長莫非道化所成之物也每  
三歲而一比之敷求於陋又隱約之下布之庶位  
俾各適其大小之用極盛綦隆雖古帝王何以尚  
諸夫勤於教人者勞也佚於圖任是以勞致佚之  
道也諸士行且用於世惟不違靜言敬事自獻翼  
爲明聽交勅時幾之訓則左右先後奔走禦侮爲  
有人斯文王之所以寧而佚以享成之休其道由  
是矣御史與其等方籍是以修臣職而報上之賜  
諸士其可不懋哉故序以侈諸士所遭之幸而因  
以勗之云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序

張文僖公詠史詩序

自詩亡春秋作之言出於孟子學者始知春秋爲  
繼詩而作王道旣衰政熄澤竭而性情之正不復  
見於歌頌吟諷之間則褒善貶惡以存王道而使  
人心民彝不至熄竭無遺春秋不可以無作矣夫  
詩之爲教主於誦美刺非導善禁邪其義與春秋  
之褒貶不異惟其發於情性本於倫常永言嗟歎

而下因以寓見乎風俗上因以指陳乎政理感動  
興起意味有餘而勸戒已著蓋盛時治古之史而  
春秋之文雖史其與人爲善而使惡者不得肆猶  
衰世之詩歟春秋之後代有史家其文則史而所  
取非春秋之義矣其不足使人止邪而向善有可  
慨者於是之時有能追上世永言之遺風得其不  
泯之意所謂誦美刺非以勸戒爲教者施之於史  
家之所記卽事以成章託聲以形事委曲宛轉文  
采彰施而節奏宣朗使歌之者可以上下數百載

之間如貢俗之所採觀風之所陳奮廉敬忠惠之  
心而懲淫放叛戾之志豈不有助於名教而爲後  
世不可缺之言耶予嘗從張侯谷泉所得見其祖  
故宗伯文僖公詠史詩一編其詞致莊重音旨和  
暢不爲險恠苦刻則熙朝館閣之聲而指事寓教  
則意有獨至非徒役神於觚翰遊戲如詩人所長  
工於藻績物態嘲諢景光以資玩適而已蓋近世  
不可缺之言也觀其綜核臧否得失之歸推原成  
壞理亂之故確而不苛深而不察然後形容以闡

其體狀斷制以正其條理上下數百載之間枚舉  
件係僅數百十而君臣事跡亦槩見矣其事則史  
之事其言則詩而其主於爲教則春秋所取之義  
孰謂絕筆之後殆二千年而詩之旣亡其不泯之  
意所爲使人興正術而創狹思者反有存焉吾是  
以知詩之人不可以終亡也好惡大端惟其出於  
學問講習之正則一言之徵亦可不倍於經而有  
得於孔氏之旨豈苟然哉公由倫魁仕爲翰林以  
潤色論思爲職雖尊爲宗伯當隆盛之朝主於禮  
樂文章以其不至於相未及斷國之政而澤未加  
乎生民卽其考古論世是非好惡之嚴如此使其  
得政用之以致主謀國盡所以爲臣者必有能充  
其所以是非乎古之人者矣公著作甚多其獨因  
是編而論之故序之如此云

顧洞陽詩集序

剛柔舒促滛濫泰約之變人之性術情好動於其  
中而美惡之形成矣因形以有聲而得失邪正之  
言所由以出人之居處有養而踐歷有習拘焉而

不備則於物之變有所未嘗性情之動亦曲而不  
中羹藜含糗者固不可語膏粱之豐旨而飫於珍  
滋之豢者亦豈知蔬茹之有甘櫛風沐雨勞筋憊  
骨之夫孰知廣廈細氈安坐徐行之爲適而雍容  
都雅墮弛其四體者與之談郊野道塗勤動之故  
則不省其爲何佚樂憂勤之境士大夫居養踐習  
之所閱蓋有終身由於此而不適乎彼者矣故人  
之爲言其出於剛悍苛促困濫苦約而無聊者必  
其閱於憂勤之所爲而狎於佚樂之習養者常柔

駑舒漫泰肆淫靡而不知節如是者莫審於詩久  
矣夫和平之聲不聞於時而士大夫之能美其言  
者少也毘陵無錫顧洞陽公好爲詩其學於古無  
所不窺而皆以資爲詩詩日益工好日益篤雖晚  
而不倦積日之多其詩至千餘篇可謂富矣約乎  
禮而不迫優於興而不放文質相宣華實各得誦  
其詩不知其用意立法之至者亦悅其有和平之  
聲洋洋乎其可愛玩而詠歎也公所居天下所稱  
華潤膺厚處也故宦家而先世獨贏於財士之起

遼東文集 卷之六  
糠糲奮蓬藿惡陋鄙樸而屈與者非公儔也仕爲  
行人爲郎爲郡守以至外臺副使彌尊顯矣其爲  
行人以諫忤康陵繫詔獄杖之闕下僅而不死爲  
郡始爲泉州起復爲虔州皆限帶嶺海荒阻險側  
崎嶇而詰曲又儉窳鹵确仕所不樂往爲副使乃  
在珠崖大海島上亂巨浸犯驚濤而後至其境毒  
霧盲風炎癘恠焚之聚故漢所棄地也身外跡遠  
有蠻夷雜俗之治事機合遯而禍變反覆畏讒慮  
患焦仵造次而不得休其嘗乎憂勤之變熟矣生

於佚樂而行乎憂勤所養不以勝其所習而所習  
有以充其所養宜其爲言之美如此蓋性情之效  
而非鎔鑄意義雕琢句律之所及也世有履憂勤  
而悴瘠都佚樂而宴偷其性情不中甚矣顧妄意  
於公之爲言又烏可以爲美乎公守泉時予新以  
迎婚乞歸及侍公公詔以詩予方讀李杜詩未熟  
也公數數談建安正始之風予退而購魏晉人詩  
讀之然以尚少不能解其旨未敢有所請今乃得  
閱其集而序之信乎公詩之美蓋有得於魏晉也

予序公詩獨論其性情之效以著其所以能為美者非苟然也然予固所謂履憂勤而悴瘠者雖能知公之詩而尤媿恨於不可及也

### 巖居稿序

巖居稿者吾同年無錫鴻山華君子潛罷翰林家居所著詩也丙戌賜第當今上圖治之始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於是選其雋彥養之館中得二十人蓋其慎也子潛與姑蘇陸浚明袁永之樛李屠文升在選中尤以才

名最於同館皆吳人也曾大臣異意正邪相軋之機未決朝議靡所定館中所養並除他官無復留者浚明永之又以譴謫久廢而子潛與文升最後乃由郎中改授修撰陸袁二君廢既久著書益多君與屠君以文學進用清顯為上左右顧問講讀之臣復善為詩歌而吳中之才雖或廢或用要為有盛名於時然文升竟以疾自免君亦繼以讒貶自疏乞休詞學之士反錮於右文之朝良有不可知者昔之以才困者徃徃挾持所能之過憑恃傲

睨以干世怒而犯神之所忌故不有忤於人則必有畸於天而諸君無是也君尤冲雅惠良不以才智先物厚自處而薄責人有君子長者之風而亦以不容嗚呼其尤不可知也夫永之文升既長逝惟君與陸君在耳國論方明論思潤色之託宜無踰君當有圖及此者而君所爲詩顧洒然自立於塵埜情累之表意象之超越音奏之凄清不受垢氛而獨契溟滓若木居草茹服食導練淪隱聲迹者之所爲言非世人語也蓋其果於自廢不難與

世絕無復有意於世用昔日急君上憂民物之志悔其非計而翊贊黼黻之盛如浮漚噩夢永棄而不顧耶嗚呼人方未有意於君而君乃自絕於人其爲矚潔肥遁而不污乎其亦懷奇抱珎足已自好怨而不怒也予知是詩之妙含藻發擅長而成名其所以自悅者固其所以自窮與雖然士之得志於仕顯融尊貴者未嘗一日無於世而半語片言合乎古而可傳之人者不輕使有之也君雖以詩自窮其又何憾民物之事功惟其無意於爲之



迫之而後起爲之而必成邈世自足者人將求之  
而有心於于世者不得也君豈終窮者哉予旣爲  
此序遂書一通以貽陸君共評之當以予爲知言  
也

### 陳少華詩集序

由漢而下爲詩者多矣其人大抵陵夸恣傲睥睨  
倨虐挾能盛氣選衆物而犯一世或放浪談譎剽  
輕不根喜自佚肆脫去繩束而爲慢侮世皆可狎  
而於人無足嚴其憂愁陜迫懣憤無聊天地若無

所容而人不可與偶好爲不平諷刺多怨而善悲  
故能設奇託恠鈎深抉隱窮四時之變而引萬物  
之類作爲語言以道人情之所欲寫而不能本有  
而不得以已者其詩之工往往極其至焉雖其詩  
之工然亦以傲虐慢侮怨悲諷刺負世之累有其  
材者固不免有其病歟余少而喜爲詩以爲文之  
窮情極變引物連類指近而寓遠陳顯而寄微足  
以感人動物詠其所志者莫善於詩其好之甚專  
治之甚勤自顧其睢盱齷齪謹繩墨而蹈規矩於

詩人之病不一似之宜其不能工也人各有所受不能相襲勉而爲之卑氣駑質開心緩性震掉而排擊之非其所習終不似也故亦卒莫能工之乃吾讀陳少華君之詩心有異焉君簡重修潔提肅寬穆步趨衣冠頎然成德君子也於人無所不愛敬發慮出政以臨其民尤恐傷之有仁人之風於詩人之病非惟不似之乃薄不爲也其詩之工蓋余所謂窮情極變引物連類善言其志而足以感人動物者也如余之愚苟無其病則於爲詩不能副其勤而足其所好猶復貪慕強勉幾幸似之終以不習而自止非能薄不爲也余誠愚不足論然觀昔之爲詩者皆雄偉恢闕絕倫特出之材猶不免有其病而僅能名其詩以見於世陳君獨兩得之豈非難哉余旣盡讀陳君之詩因論而序之以志吾愧且使學者知世之爲詩者固有無其病而成其材如陳君者也

碧梧軒詩集序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

之思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  
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賤貧宜也又何怨  
焉才足以用於世賤且貧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  
寄必出於不平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  
皆可怒之物寫而爲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  
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歟淮府儀賓上海李  
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  
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冲融寬  
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

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崛宕之  
氣揉磨鏤革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  
於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爲放其志於事物之  
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  
之中猶萬有一焉終不以爲不可復爲輟其冀之  
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  
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爲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  
其才君所遇旣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  
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

稿偃蹇以見其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爲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託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娛以佚樂競爲綺豔膾腴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沉寂寞畜其氣苦其思以託於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其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必大有所不釋於貴富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怒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旣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爲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爲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沈青門詩集序

往予聞沈青門於顧東橋公談之不置以爲江湖詩人第一流也出其詩卷觀之卷中旣多佳句又工爲行草書相與覽賞加歎久之而罷知公不妄譽人也是時青門詩名已盛士大夫折節下之或忘形迹與締交盟且滿海內予始從顧公所知之予則陋矣轉徙宦跡數年斥歸閩海上無由一見其人今年冬君裹糧南行踰嶺遊武夷度三江入清源訪予草堂彼此如舊相識予所以懽然於傾

蓋之頃以在金陵顧公所閱詩卷也君顧謂斯行獨有意於余再見則出其集曰吾詩非得遵巖一言未敢以示人人嗟乎予喜觀君方窺其笈冀見一二而恐不可得乃辱不請而盡得之駢珠編玉奪目駭視酌接之不暇連數日夜不廢而後帙窮何其快也夫江湖之人羈窮自放出於無聊不繫之跡挾斥物彙迂觸景光春撞其鈎棘之腑腸擅極工苦驚人口頰而施諸廟朝則見爲瑣迫傷劇而不可居觀君樂府古詞雜詠遊適之作近於工

者之詞其所處固然也至於覽觀京都恭覩今  
上制度禮樂之鉅盛擬爲應制之篇形容功德頌  
美撫華麗而有則誇而不浮與學士達官雍容司  
存蹈巍要而毗清切者競其體况豈才之兼者固  
不以所處自爲限局與錢塘繁富明麗江南一都  
會也君生其土而故少司寇省菴公之季子也習  
其家學資聞廣益闕國家之光而講中外政俗之  
變亶亶有倫非生於窘窶崛側者比也則其長於  
彼而且兼乎此有不足異也予獨有異焉君恂恂

恭勅風致藹然其所爲邊關諸詩意氣激發溢於  
聲律之外如彈鋏欲邀公子之車款戶必得美人  
之首攝衣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槃招他人以  
軟徐出謾言又如睨柱秦庭不辭碎首燕市擊筇  
髮上衝冠使人讀之馮軾而有擊轂之爭隱几而  
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濩落無用雖託以爲  
佚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於此耶窮者  
之於詩雖腑腸鈎棘以艱拂工苦擅能亦資磊砢  
骯髒之氣以昌其詞一日有引而置之在位投筆

而起不難立當世之奇功君知己盈海內徒以爲  
詩人而已無復有意引君者而君亦且病矣斯落  
落磊砢者將何所洩越其亦日磨歲鑠歸於澌化  
已矣予叙君詩既論其所長以啓衆人之好又慨  
其昔壯而今憊也

丁戊山人詩集序

列莊之書往往稱巢由善卷子州支父石戶之農  
逃堯避舜視帝位若浼已觀者皆以爲寓言非事  
實至近世隱逸高尚名流如仲長子光臺孝威何

子平嚴光莊遵梁鴻之儔班班見於傳記不以爲  
無是人也豈不以天下之富貴爲大物重器而疑  
其所稱之誕也一芥之不忍與珎萬鎰百朋者同  
恡簞食豆羹之甘其饗嗜殆有過於五鼎八簋之  
厚饗九重之尊固一命之積也彼能遺世上之榮  
利而不顧雖以辭天下可也胡必近世高士之有  
而莊列所稱之人之非有耶之人者所爲惡彼而  
樂此豈誠較清濁潔穢於外物而爲棄取哉亦愛  
其身之至嗇精葆神不欲以所養之重勞於事幾

役於名法爲人而譽已也彼知有天下而譽已之  
爲可惡故與之以天下而不樂亦未知夫有天下  
而不與者其已固常存焦然爲天下而宵然譽之  
者乎此巢由之徒所以爲高而不得與於堯舜之  
教也后世高尚之儔情之所出或異乎是擇所處  
之喧寂以爲清濁計所享之醜泊以爲潔穢故棄  
彼而取此是不獨其所逃之世非唐虞而逃者之  
人已難侔高於箕穎矣雖然滔滔者皆是也而有  
若人出其間不亦謂之高士而可傳哉丁戊山人

傅君汝舟閩之侯官人也其才智文采足以得意  
於仕進獨舍去而不好其舍之盡至於鄉井屋廬  
不復可居而妻孥不足畜也斯人也倘有意乎列  
莊所稱之人之所葆乎其亦慕近世高士較外物  
之清濁而爲棄取也高士之迹一也其才志所存  
非一也亦有才足有爲志欲爲之屈於不可爲歛  
焉而藏之也君所爲慕於其人之跡吾知之矣其  
所存於跡者疑未有以處之也由君之詩觀之知  
有所處矣夫舉一世之榮利無足好而區區吟咏



之工不能忘君誠欲求斯名於翰墨之場哉亦其  
才志所歛不可終藏而見之於此也且夫焦然爲  
之而常宵然譽之何必有天下者也有一家之臣  
妾至於爲邑爲國其道均有在於是者君之所好  
旣在於道矣其跡乃若此其於化人之宮猶朝至  
而夕去之也余未及識君而南衡童君好言傳丁  
戊之爲人又刻其詩以傳之南衡與君謂之同好  
偃然有一國之臣妾而焦然爲之君不以病南衡  
而南衡亦不以慙君則於予之所謂其必有以證  
之矣因南衡索序丁戊詩畧發其端非以招丁戊  
也

陸龍津詩集序

維陽陸君龍津少以異質有文名每出語輒驚其  
先生長老治舉子業燁然著於一時有司試士君  
卽收其最等人謂陸君俯拾場屋俊選如地芥耳  
君顧不樂爲舉子業曰是拘曲繳繞者不足爲獨  
好爲詩陸氏世有詩人以其學傳於家君與諸父  
昆弟相唱和長篇短什易詞險語更往迭來江左

諸謝羣阮風流不足多也君詩益工文日益不著  
有司至試者鮮復錄君同輩見其如此亦易視之  
君獨自得視衆人以舉業浮詞躡取聲利者泊然  
如無也不少摧其意其好詩益酷晚乃從一官捧  
檄書行數千里爲人之佐頽然處郡幕中上官大  
吏皆所謂以舉子業得名據尊踐嚴君方當趨走  
伏謁跪拜逡巡手板顛倒色沮氣屏得無悔前之  
爲乎昔唐以詩賦取士士旣以詩賦收其科發身  
廼有增治經術者方今號爲黜詩賦尊經術士亦

必以經術收其科發身然後習爲詩賦其輕重不  
同亦制使之然也然必收其科發身後習爲詩賦  
者乃可以鈎譽射聲爲世所述其不能收其科者  
雖善爲詩賦世亦莫賞也君之爲幕職不以卑冗  
逆自貶薄修飭振迅趨功急事銳而不躁上官大  
吏所以接遇任使之者異於他職彼所以待之異  
者誠以君爲能官而已豈知其善爲詩若此哉君  
旣不悔其前之好自喜其詩益甚雖在卑冗煩苦  
簿牒之頃行役之次濡毫伸紙脰引吻決鳴聲鳴

鳴從吏走卒爲之驚顧不曉爲何篇斷句落輒復  
自喜一日持其稿抵余曰先生其爲我評之觀君  
之意豈非有感於世之莫知而獨有望於余乎余  
早歲溺於文詞氣盛志強勇於自信往往爲倫輩  
言詩妄肆雌黃旁視他人皆若無有今方自創氣  
銷志弛見人所作輒茫然却顧知不能及况如君  
詩之善者哉身廢名辱雖能知君之詩胡能爲輕  
重君顧獨深望余也余旣嘉其好又愧其意也讀  
其詩卒編遂序而歸之

### 朱碧潭詩序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  
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爲壯  
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栖遁嘯詠之跡有  
發其志遂學爲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  
懽適以詩爲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  
以爲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  
汚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謂之  
曰何物可憎徒浣墻戶曾不可食其爲畫餅也取

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爲君不爲怒亦  
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  
人持教喧問市中莫識謂誰久迺知其爲君也吏  
人至門強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裋而長裾濶步趨  
府守下與爲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坐君所居  
西郊僻處田坳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  
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撐柱坐守其下突烟晝濕  
旋拾櫛葉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皂隸忍飢詬罵  
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

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  
疾蠶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隆又不爲能詩故  
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  
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覆用爲  
謗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  
其欲而大愜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  
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賈於時以售  
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爲閉關吟諷凍餓衰沮  
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烏足以撓

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爲贊色卑而詞欵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余一言以爲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意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爲好也君旣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爲足以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 五子詩集序

詩之爲道誠深而其事則微矣櫛字飭句協比聲

律使其詞有足玩音有可諷亦事之微者也宜非人之所難至然名公大人有鴻烈偉業章施當世者嘗患不能徃徃竭其平生之勤爭工拙於片言隻韻之間不克快其所欲而野夫田父閨人孳女縱其貪慕憂思之所感託類切物以詠歌其志時輒造於精微蓋其道之深者寓於天地之間動於人心觸於物變雖其轉喉掉吻衝口肆意而欣戚促舒中挑外引每與深者值嗟乎是亦怪矣其事之微雖當世烜赫巨力之人不可以徒得其道之

深則匹夫匹婦不勞而獲焉茲詩之道所以爲深  
而其事亦卒不得謂之微也予性喜爲詩幸其材  
不合於世齟齬以窮事功無所表見又天誘其靈  
異於匹夫匹婦之愚於其道之深偶有所明間獨  
好採風謠俚誦察見真機以攷俗化而驗性情而  
田野閨壺之聲未見有值於道如古國風所列豈  
其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未嘗泯滅其動於人而觸  
於物者則有時而絕耶意必有奇節怪行慷慨磊  
砢之士不涉聲華隱於酒奕混於屠鉤忿懣傲睨

相與作爲語言嘲侮風月彫績草木以泄其氣而  
樂其心則不泯之道將於斯人乎寄以存乃今得  
所謂溫陵詩社五子之詩讀之五子者各有奇節  
怪行旣無所用於時而一其力於此互相叫呼唱  
和以爲極懽芻觀皆笑爲狂謬甚或加指斥五子  
獨喜自得不顧也予讀其詩愛其於道之深者有  
值焉居常所意不謂一旦得見其人而又出於同  
里歎此道之將絕而僅有寄於斯人也欲以其事  
之微者語之使畢其力以追古作者之盛五子不

遵巖文集 卷之十六  
予疑也予今所讀詩皆五子初作已可愛悅如此  
誠畢其力不怠以輟其能追古作者而侔其盛予  
亦不五子疑也予雖不合於世猶出近名寵稍汚  
利祿直以早廢因得久窮尚冀斯道有成如五子  
之窮特甚予安能極其所至哉然予又以悲夫五  
子者之果無用於世而徒以事之微者成其名也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

義則序

永嘉項甌東先生取本朝會試及兩京十三省鄉  
試諸錄四書程式之義擇其文詞之美而義不詭  
於傳註者凡數十篇評而著之凡作者之意所以  
然與其體之所宜爾疏剔闡發爛然可覩義之爲  
文其言不踰數百而其首末具有定法宜無所藏  
其變由先生之評觀之則其正反開闔抑揚唱諾

順逆周折騁控張歛其變不窮而文之情狀極矣  
不徒使觀者悟而知向思焉而有獲而作者亦復  
躍然自失能自爲文而不能自言其文之爲如此  
也噫何其精也其文如此而其義歸於不背儒先  
之訓解以達乎聖賢之旨而可以爲治此業者之  
法故名其編曰義則先生之學最爲明於朱氏之  
說而得乎孔孟之所以言者其爲舉子業洗刷凡  
近探抉突奧宜作爲程文以式後生而其所守職  
事與試事不相直不得用其文於程式其所自爲

文學者別傳之耳先生所至於職事之外輒有以  
教學者而黃生日煦孫生振宗實始從授此編而  
卒業焉二生以呈郡博士紀君博士以呈郡侯方  
西川公曰不當使治此業者人挾一編耶於是義  
則之編刻成予覽其書而序之曰射御小藝也而  
黍豆甘蠅以名其身而傳後世由得其理也其視  
銜轡弓矢若被服之具食飲之器而省釋於百步  
之正先後乎二十四蹄之間若食飲而被服故可  
以閱壯老而不厭事物之萬方列乎前而不爲之



變而衡鞞之工若馬之駑駿弓矢筋角筈鏃之良  
惡端袤可以手揣而知目逆而辨也其語人者法  
也而所以能得其理者惟精者然後得之彼所以  
習其徒於足目使之行乎獨木之塗承乎牽挺之  
錐而驟駢不陳於側侯鵠不設於前蓋其未撫六  
馬而所以馳之者已具於足未揖二耦而所以中  
之者已存於目故能總驟駢而不亂當侯鵠而不  
失是編也亦先生之所以語人者也是不亦題工  
若駑駿之書而紀良惡端袤之策耶尤在乎精者  
自得之耳然吾聞齊扁之爲輪也行年七十而不  
舍椎鑿其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非爲輪也道也  
故其老於斲輪而不名爲藝有精於是編者旣得  
之矣尤宜以是觀之嗚呼是椎鑿也偃師精之以  
爲淫巧而齊扁以爲道故吾序是編旣患學者之  
不能精而尤患其徒精也嗚呼此不亦先生之心  
哉

易學紀成序

古之得罪於君已失其位而猶不絕其官以摧苦

戮辱之者必得險惡杳邈之地如韓退之陽山柳  
子厚柳州歐陽永叔夷陵是已其地如彼其人亦  
皆顛昧椎魯烏穢而獸猶莫可與語者如對木石  
之居而從毛羽之羣退之在陽山僅一區冊文采  
材質未有以動人者而數與之游不忍舍去子厚  
永叔得吳武陵狂生田畫秀才皆客游之士其拘  
陋寡獨若此宜乎人之不樂而謫居之所以爲困  
也方其昔誠得地不惡其人有可與語者又當負  
慝含瑕畏譏防患晦其跡惟恐不幽閉其聲惟恐

人之聞也安能與其人相講以樂以廣其學而昌  
其說耶以三君子之所處有以知吾三洲章君之  
樂也君以名御史在職過直不爲有勢者所容奪  
其職責授推官蓋所以摧苦而戮辱之也而君所  
得郡乃在莆陽莆陽文獻爲嶺外最盛處視中州  
不啻加之其人皆可與語者其秀者尤好學而多  
文而君所以出非有罪過獲譴於上不待深畏謹  
防以自閉匿君於經無所不學而獨深於易莆陽  
之士於經無所不習而獨缺於易君迺樂以其所

得為莆士講以補其缺君既與有勢者相失特困之嚴久不為徙於是所以為莆士講者得專以熟士之聞其講者亦洽以固其旨趣融通而文理成就非獨苟補其缺以具全經方與其素習而舊有聞者頡頏而起而未知其先後也方有勢者以事出君意君且不得其官有不安之心而無以自樂其愛君者方且為君有失而孰知其卒有以明其學以廣誦訓而成材美而收士作人之効從容於文法體勢之表若斯其盛焉君於是所得多矣夫豈有所失哉三君子於所貶地皆未有以教其人其地之人又以遠陋不足以知君子而陽山柳州夷陵至今猶道三君子者其風聲氣槩久而不泯也今君既有以教莆之士士皆好學而多文能言其君子而茲經之明日伸月引君之所道說於莆者其有已哉

浩然堂問荅序

浩然堂者羅一峯先生書院堂名也書院以祠先生而待學者堂之命名蓋推仰先生之能養浩然

之正氣且以示來學使知所尚也書院之初實聶  
雙江公以御史按閩憲使郭淺齋公協議而趣成  
之是時聘王一臞先生張爭峯公主教事學者彬  
彬興起向風予在官聞之慕焉比罷歸走拜先生  
之祠思與學者游而生徒散佚棟宇亦就墮圯堂  
左有爭峯公所爲記石巋然在讀之使人有省也  
學之難興而勝集樂聚之不可常良有足嘆者壬  
子春督學憲使朱鎮山公來試士公立教於道藝  
本末知所輕重其學講於雙江東郭南野諸老先  
生間極有源委校文之暇輒進諸士以學而一峯  
先生又公之鄉先正也故畱意於斯院之廢興親  
率師生謁祠修敬然後出坐堂中爲諸生講微言  
要義紬繹闡揚竟日而罷聽者忘疲莫不知正學  
之可爲矣公敕約諸士共學其中又爲推擇師儒  
中之最賢者華亭唐次梁君俾專主教事唐君旣  
賢而奉朱公之教尤謹士皆敬其所業羣居相樂  
視向日興起之風有加予以病自瘳未能往游其  
間而欣牽嘉慕之情竊有加於昔矣久之友人有

以荅問一冊示予乃唐君作也閱之終編則見其於天人理氣之端性情動靜之蘊義利邪正之介鬼神死生之幾禮樂和序之制以至上世經綸之迹人事應感之故莫不及焉每一發論疊疊數百言斐然有章雖諸生俯首窻几矻矻治經義者使各出所長猶未能及一二而君所言繁悉該貫卓越諸生所問之表信乎學足以爲人師而膺朱公之推擇無媿也予屢從唐君往來見其意氣之高趨尚之正明於可否慎於辭受其才周於事而行

率乎禮故律生徒以嚴而不爲虐事上官以謹而不爲諂誠知君之所處以爲師儒之賢莫君若也而未知其學之所及如此益可以爲賢矣前乎此堂之聚其所講習問難宜必有及乎此未有著而爲書者則此編之刻非但諸生得以人人挾觀傳講而廣唐君之教亦所以存今日之聚之樂使不泯於後而興起來者於無窮也許大正張存昭諸友來乞序予固樂爲唐君言者况諸友之請哉故序

名筆私抄序

臨川曾元山公按閩之暇閱境內圖籍取其詩文之有關於風教者命史抄焉自唐宋及我明前後作者若干人凡得詩文若干篇名之曰名筆私抄公既自爲之引以見其所取之意間遣使至清源山中以其編示某曰其爲我序之公所以按閩防範嚴密裁斷峻飭有法家之長而器度深宏體要簡正有儒者之風閩人歷數御史按治之賢者莫公若也意其操三尺以繩一方之枉邪而激揚

百職之濁清以六條決事幽無遁照巨不失奸宜其精乎法家之所治而胡藹然有儒者之風也及觀是編則知公之學自有所在而法家之長皆出於儒學之用非如世之明察剛決徒有政事之材者比也閩事之載於編中者大則山川之表會州野之分畫官府之建置學校之興修祠祀之秩文而橋梁溝塗臺亭館囿郵舍障戍層庾之細皆作者摧揚發揮之所蓋一方之政俗在焉風氣之淳薄吏治之隆汙民生之休戚地方之舒急財計之

通鑑之集 卷之二十一  
訕盈人材之盛衰防禁之完窳何者不入於公之心臨之再朞見於予奪勸戒之際其亦詳且勞矣作者之所悼傷譏刺則公之所戒而奪者也其讚誦倡明則公之所勸而予者也作者之所載若有以發公之智而公之所治若有以得作者之情公之治非有所資於諸文而作者之文不可謂無待於公是編之抄非直適暇裕之頃博閱旁採有簿牒之餘力以廣涉泛娛煩倦而已也抑公所抄雖取其有係於政俗之教者先後七八百年之間閱

採畧備而於學術源流傳承之統尤致意焉蓋楊羅朱李四先生之言雖其非爲閩事而發者不在是編而尊尚推明之意將以見夫同時與後來諸人之作皆嘗有得於是而必爲四先生之學之所不廢故得以其因閩事而作之文並錄而存焉可謂多而不失其統雜而猶折以衷又非苟爲好悅而已也某旣廢無所用獨好觀古人之言窺其大義微意之所在而多用以資爲詞章方追悔其所爲求將有進於是者而闇弱未能也因觀是編竊

有感焉遂序之以寄吾志且復予公以爲何如也

兩廣總制軍門志序

帝王以無外爲治聲名政教思際乎天地之所燾持而猶病於力之所不得致禹征有苗南仲召虎平江漢皆在荆徐之間則百粵之遠又可知也惟其懷之以德畫爲荒服文告所及而已後世力或足以致之而德下衰故秦出五軍以開南粵其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由始皇之心利粵之犀象珠璣意不在民也斥地闢壤斯漢唐之

君之所用心其意雖不出於利之而亦非純乎德故或畔或服不恒厥性繇三代以還得南粵者惟漢文帝降附尉佗近於帝王之德而經制未備兩伏波將軍之師誅伐蕩定功已高於帝王然元朔建武之君猶出於廣土之意宜其民不恒於服而輒繼以畔蓋五嶺所表荆楊之餘域爲德之所懷而力有所不得致者三代以前是也後雖力足以致而不純於德其迭有畔服之跡則漢唐之事可睹已吳晉不奄北土有事於南服尤勤以其偏安



之統其事雖勤而不足多述有宋之南亦猶是矣  
我明啓土二廣嶺海之間治教與中州比虞周  
之所不能致漢唐之所不能懷兼制而得之於乎  
盛矣始遣都御史巡撫二廣並置或置罷不常其  
以總制重其權兼撫二廣而開府於梧州則純  
皇帝朝所命都御史韓公雍始也自是以爲成制  
而授鉞體勢之隆崇賜履疆圻之遐廣視前世置  
尉建牧五管立使之制有加兵農吏士度政所出  
寔總文武之揆而當陳常詰戎以垂本朝德懷

力致久大之圖其經畧施設爲事非一今都御史  
栝州應倣菴公始自爲志是書旣成而有明至  
德大功自聳出漢唐追駕乎虞周之際蓋所以能  
服百粵而無畔志由不利其土之物有以懷之而  
戡遏攘拓之方其力至矣則虞周以來嶺海之間  
未有此書也昔漢馬伏波平女側貳餘駁漢越異  
律與爲約束駱越人奉爲馬將軍故事李衛公慰  
撫嶺南所至震威武示禮義民遵其法不敢倍而  
步隲呂岱陶璜爲吳晉宣力交廣績效尤著惜其

不能爲書載而行之後世亦其勞烈雖壯而風猷未裕與然文淵藥師立功於草創而步呂諸人僅爲偏安之國之勲臣使誠有其書猶不足行於遠也公以文武全材鎮臨斯土有功於嶺海不啻兼是數子之勞烈而籌謀綏馭之暇智足以及此書其風猷遠矣且當有明德懷力致之熙運以顯白其書遭遇之盛又非偶然也益贊于禹數言存于虞書江漢常武二詩列之大雅虞周之美在焉簡冊寥寥詞約而義古公所爲書事詳文繁古今不同可知也於以載有明之美而可行於後則雖詳且繁其義固詩書之所稱烏在文之同不同耶其特論其所係之大者爲序以推尚是書於漢唐之前蓋非虞周之間不能有也若其書之發凡記事可以見公功業之所在與學術之所至觀者當自得之

虞山奏議序

論列諫諍之風西漢爲盛而賈誼劉向獨冠於廷然誼猶有策士俠彥之氣而向憂深慮至劉然出

於醇厚諄復故讀誼之書蹈<sup>繼</sup>揮斥恢偉浩博驟  
若不知其所統而倫中體達條貫具備有非向之  
所及然挾恃所有睚眦一世傲乎其無足當意至  
於譏切世主犯至尊之威以快其論議氣勢之所  
極而發其辨其害於古者進言之理亦不為少而  
向無是也豈獨其才使然哉亦其年方壯憂患事  
變之嘗試更閱猶淺而剛心猛氣未能以自伏也  
如向之於是深矣故誼當盡下之朝而不能自試  
其學向生於諱諫之季雖其不默而尚不至於不

容亦其脩術之異所致然也苟二子者易君而事  
之向豈有不盡之憂誼之獲罪受譴當不可測寧  
復長沙嘉惠之能承也夫欲以其言決一時之利  
害得失使必出於吾之所為處已疑於掩在列之  
功形衆人之不能其大者乃當奪其君之所便強  
其所不欲而次及於將相之拜免君子小人之進  
退使其懇然動於忠篤憂愛之純如有所不得已  
猶懼不合而雜之以矜長濟辨之誇習宜其有所  
不合也果其有合而亦豈為盡於心哉以誼之才

而其患若此蓋進言之術之難也況於後世之士  
哉以吾所見陳虞山公奏議何其有向之心也蓋  
公於入仕其昔已至而世故物情之攬採練緝既  
熟且審矣其狷節勤行苦刻其身以游世如煅金  
於冶漚管於流鼓爍濯擇窮水火之力至於殺稗  
之不存而後已故芑藿之羨綿綌之服貴久而不  
變誠以為甘且吉而無勉強勵迫之意既躬蹈人  
之所難其持論主諫常依於平而有忠厚之風至  
其有所劓刺繩彈一本於誠心怛切非樂於攻惡

發隱以見謂為直觀其言知其心之所存如此也  
公仕於 仁聖之朝所言率已施行視向之自竭  
於其君而棄不見省拂塞顛擠以鬱其志其心相  
近而所遇遠矣某始仕年方少也學不足以達古  
今之變不自知其妄踈而好談天下之事盛溢之  
氣方若百川灌河涯涘未形漂浮而不適所歸宜  
其見擯於絳灌之伍獨公辱有以取之至於今日  
而後能知公之所以為言者其中之所存為有向  
之心也公年躋八十無復有意於昔精神卓然立

於物表而憂盛世危治朝之臆惓惓不怠其與予  
往來書具在尤可以知公之心雖其老而無所用  
而不爲衰改嗚呼茲予之所以謂其近漢之劉向  
也與

### 胡公平寇奏議序

嗟乎天之於民孰謂果不仁哉以比歲吳越之寇  
觀之山原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萬室之邑千  
家之聚生育長養於其中華膺繁盛一旦蕩爲丘  
墟者不知其幾彼蒼然者是果何心其亦不仁甚

矣然禦亂之材已生於其時如中丞梅林胡公者  
卒能爲東南定數歲之亂蓋天所預擬以待今日  
非無意而生斯人也孰謂果不仁哉人知胡公成  
功之偉而不知皇矣明明之顧睠然有屬公特代  
天以逭其終不忍斬絕民命之責耳人物盛衰消  
息之數天亦有所不能違惟其生才以擬其後爲  
可見其心而勝人之力亦卒有定矣予之論如此  
而友人宰仁和許君子衡以所刻公平寇諸疏示  
余山中且曰必得一言序之夫兵之爲術倏陽忽

陰出幽入明動於天上而泯其運之樞發於地中而閉其往之門當其夾幾於心而授算以行雖腹心爪牙之士奔走踪指之下不能自愛其力而亦不測其所示之方蓋其謀之而得爲之而成至於計俘執訊之日見其得之成之之效而其所以謀之爲之之神在公尚不能自言況於奏報章疏仰有祗嚴威虜之體而下有牽制格例之文循守憲牒遷就吏議非但嫌於自敘功庸其心有所不敢盡而用司存復逆之式以發揮操縱張弛之機權

於詞亦有所窮而不得騁且夫用間出餌合於古之所謂奇者妙用長策正在於此而最爲吏議之所牴牾又烏得形容其彷彿耶後有欲窺公善師之策而求觀於斯刻恐無以異於諸邊帥閫凱捷之章而亦安能知公今日得之成之之神如此哉故以文帝之世寬法弛禁號爲仁明之朝而魏尚上功幕府級少不合卒格於吏而上不能知也奏報之艱非徒今日患之矣趙克國老將知兵其在金城圖上方畧所陳便宜尚涉曠闕不發人意帝

下其策公卿是非者半固意見之異亦兵勝之術  
書之於簡有不盡明也惟其深忠遠慮主於爲國  
立長久之利不急邊功不徇廷議爲有古名將之  
風後人猶得因其言而知之觀斯刻者其尚別有  
以求之庶幾得公出謀發慮之一二乎士君子當  
事成功世多目以臨職黽勉因時乘便偶然致之  
而已英雄豪傑之士見遠知微而絕羣之氣鷹舉  
虎視已與凡人迥別顧庸庸不能識之耳素養前  
講無事而常爲有事之備遇險而奇見應變而智

出豈偶然哉聞公早歲卽留意於兵在臺時方國  
家閒暇仕者多以豐豫爲樂公獨有隱憂預計今  
日之功信非偶然致之而已公嘗於衡岳武當山  
中逢異人所授語皆秘要謂公當以百險中立功  
取名予得之荆川先生云當不謬也予謂公之生  
乃天所擬以待今日之變豈虛言哉故書以遺許  
君使刻之爲奏議序

### 方氏族譜序

士大夫仕於時智足以濟於事情足以周於物雖

其疎且衆而力足以及之與之同其吉凶之患退而考其行於家則有其同姓之親而恩禮有所不能及者豈其性之不至哉咎生於知之不遠不能原其所從生則其先世之名字爵諡年輩卒葬有茫然不能言況於追其不泯之魂魄精氣於冥漠之表以及其所欲慈之子孫其分布蕃庶能否不相逮憂喜禍福之殊宜其有所不及也已降之世常有康濟之功而鮮惇敘之化士之生於其世不憂乎民物勞烈之難而病於宗親誼行之不足嗟

乎近者不親不敢及遠而士大夫所及之反若此宜思所以易之矣欲易之未有急於知其祖之爲可務者也族之有譜蓋昔人所以推本由生綴屬方來而所以言其祖者其術莫審於是而士大夫多忽焉則其於祖也不能知固宜皖城天柱峯之下蓋方氏之所居其族指最繁而獨以同姓有恩禮著於郡中爲名門以吾所知能有以及其宗人而使之知以恩禮相聯序者吾同年方君克也君嘗示予以所爲方氏族譜觀其書知其心於所從



生最隆不以其民然既亡且遠而遂與之俱息故其載之之詳繫之之久一指掌而死者若臨於其上陟降於其左右生者之長幼若同堂而處比肩接膝而坐行拜起於跬武一席之間油然而意可以觸目而興也君之所以能及其宗人而使之各有恩禮者非以有此具也耶君始宰貴溪桐鄉兩縣今爲守於泉州百里千里之地有民而治之其慈愛忠利之心愷悌嘉樂之政不啻父母之於子如君所及之遠可謂由近者親其施之有本而所之不倍者矣嗟乎世之士大夫於同姓之親有所未至而智慮情款足以及於人其意氣之盛才力之偉有可喜耳豈所謂康濟之功哉由其施之無其本故也由譜之亡而惇敘之美不見於俗此士大夫之所易知也由譜之亡則無可本以爲施至其勤於民物者而不足以爲當世之勞烈則士大夫之所難知也是豈可以忽哉故予序方氏之譜云然庶有當世之志者有興於方君而知譜之不可忽也

談氏族譜序

有世數之殫而無原本之忘者族也故親有盡服有免而宗未嘗無別是以君子小人之澤論世則皆有斬枝分派出不可勝窮而本於因生所賜之姓則統合緒貫猶水與木雖其分且出而其爲斯水之派斯木之枝固整然而不可亂也其爲小人与則力分之卑與情思之薄宜其世斬而澤亦熄矣由君子爲之則豈以世數之久而忘其所以爲宗者也前世家尚譜牒名閥著姓必有家譜至其

世儒有以譜名學者蓋去古旣遠收族之教漸失而上率下綴使亡者常存疏者猶戚其具亦恃此也其睦敘惇至篤天常而厚倫紀非君子不能存是心而亦非君子之力不能有此具也無錫之有談氏舊矣世有存譜至先生始脩之立法詳而著例嚴有宗道焉今中丞十山公復加裁正潤飭而譜法無遺憾矣所謂力足以具而心有以存君子之所尚也公脩行積庸以顯於世方有社稷生民之事業所以施於家者其用意獨至如此可謂本

末不悖近遠兼舉非今之君子所能及也故猥以  
序譜委予予觀其譜旣嘉慕公爲不可及又有羨  
焉氏之得於始授者以國以邑所謂胙之土而後  
有足以系其所生之賜姓實爲最初而獨貴至於  
字諡地鄉相承轉命則逾多逾卑而離姓彌遠矣  
談之爲郟蓋以國得氏方其以子列爵見於春秋  
者能知上古官名見師於仲尼由其先少昊之後  
歷世有國而亦世能言帝王之制其氏已爲最初  
且貴矣而與談均以國得氏者其後多改徙貿置  
以唐虞之尊陳宋晉魯之望而地滄人冒雖氏仍  
其名而已不得其所以爲姓矣惟談之後無地同  
而滄人奪而冒者由少昊以至于今日也以其  
初且貴而的然可據如此蓋氏之存於今之獨正  
者也神明之胄其澤長延如濟之爲源或伏或微  
必見且行不放乎海不已其至於今日而有十山  
公之盛固宜傳曰公侯之後必復其本公當之矣  
而談氏之子姓其將益有興者乎序以俟之

南昌二溪萬氏族譜序

萬楓潭先生譜其族原所始徙自鄱陽當宋之盛時而詳其事則自有元以及我明之世蓋信其所知而不爲誣也譜成念族姓之繁不可家藏人挾則必有不得見譜而忘其所從來與所由分者多矣非所以厚敦睦而興禮義也刻以爲編使人得有其譜而萬氏之子孫雖世世逾多無有不能知其祖者矣此先生之大有功於萬氏也其所自序則退托其成譜之勞而推本於父桂亭公祖慕筠公與西族松竹主人傲齋二公又先生之孝之讓

也刻成題曰南昌二溪萬氏族譜南昌著其邑也二溪則其居地之號也由鄱陽以來南昌卜東西二溪而宅之故南昌有東西溪萬氏而一祖也先生之學方行於時進用顯融以施及天下固有日矣宜其志存乎事功心營於民物而所以貽厥宗謀以爲禮義興起之本者其用意至而爲力勤如此是可謂難矣二溪之族以萬爲氏萬盈數也命物之多以萬爲凡遡凡之始以一爲首由一而下分布衍別於其間不知其幾而後至於萬反而歸

之歸萬於千歸千於百歸百於十而一者夏然獨立於其初明者觀之非獨有斯一也而後得至於萬而茲萬之多莫非一者所祈之位苟悉乎明者之所觀良可命萬為一故雖多而不迷其統彌遠而不失其宗二溪之孫子殆數十百推其盛之所極不究於萬不止使皆知逆一而求之則禮義之行不待教誡期約而自勸矣由是一祖也以有萬其子孫此其係乎天者固先生之所望而非其所能為也使是有萬子孫也而皆知有其祖在乎人之篤倫敘而厚恩紀此固人之所宜為而先生之所欲與族人勉之者也倫篤而恩厚則人將有必於天而天且不違乎人其為繩繩振振而至於萬又出於人之所能為也吾由此以知二溪之族之盛果不至於萬不止也先生乞序於予久未有以復也請以是復於先生其以予言為可哉

雙節冊序

絃歌詩書之教不設於閨幃而婦人之智無稱於問學講習之間然嚮善蹈美敦行不怠以脩所性

之倫非智足以及之則不能以有明而決其所往  
故潰防斃常之內多見於人世其有傑然卓異克  
脩內教者皆性而能明之而非明之所助也夫其  
堊耳藩目窒機竇而塗偽孔顛顛之固菴菴之良  
不涉畔羨之途而獨全其所秉之醇懿寧獨無賴  
於明蓋出於未有所知之助也故其志行貞履契  
神明而質天地有士者智及之所不能其反視而  
深愧之者又多矣智之果不足貴有如此夫西  
蜀內江蕭氏一門陳李二母之節有為著其行事

傳於人人閩士轉相傳覽吾因得見焉蓋所謂性  
而能之者與夫二母所以自脩其教於內以全人  
道之常既已遺耳目之覩聞誘於神聰天明而行  
其醇懿之秉況於事跡之流布名氏之昭揭尤不  
足以淆其顛顛菴菴之初而薦紳先生方始昌言  
而侈述之惟恐名氏昭揭之不崇事跡流布之不  
遠不亦異耶予謂耳習目惕之聞見固不得謂之  
真知而未能有助於敦行者之所往然圖史鑑戒  
之蹟諷詠美刺之言以漸次復熟人之視聽乃古

人之所不廢而因以警發其將散之顛顛回斡其  
已去之芟芟率得免於潰斃其所助亦不鮮於世  
二母之節果不可不使無傳於人人然則妙繪事  
之形容寫之圖冊極永言之節奏被之聲詩史不  
停模瞽不絕誦使家習而人傳之猶病其不廣而  
烏足以爲異斯冊所著夫猶有古之遺薦紳先生  
其亦不爲彌於文而技於言矣夫不由所知之助  
以正其行成其名而其行又足以裨教輔俗而發  
他人之所知二母之事其可敬也夫其可以論而

序之也夫

題海上膚功卷後

余所作凱歌十二首乃古饒歌騎吹曲之餘音節  
龕厲意氣殺伐方蒐獮講閱討軍實而陳武事之  
時急笛清笳鞞鼓交相吹而奏之亦足以盛介冑  
之氣而克揚戎伍之色容若夫諸生之什則古之  
學者游於庠序觀飲至獻馘之成作為歌頌以侈  
其盛蓋雅聲也以置其間厥甚不類諸生多辱與  
予游者必欲書之然仲尼刪詩而秦人駟鐵小戎

無衣之詩與列國之風並存惟其出於性情而有合乎禮義則或爲怒猛或爲寬柔皆足以被之絃歌而有以動人者然則置余之作其間亦不爲不可有善觀者當不以諸生之雅而棄余之厲而憲使柯公方兼總文武之事以爲職雍容禮樂之談而常有嚴戒軍旅之備其於是詩攬取而雜用之軍中樂作神閒意暇徐而聽焉介冑之士徒資以盛氣而發容公之所聽必有以見其怒而不失節者則余之厲要歸於雅而已旣書是詩遂序于其

後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